

茅莓花

程耀恺

茅莓的花期,比蓬蘽略迟一点。当季节的脚步跨进谷雨的门槛之时,蔷薇科悬钩子属的野花们,像排队似地依次开放,山间的小道与农田里的阡陌,就被这些野蔷薇们,点缀成了天然花境。农家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些小花,但绝不采摘,他们知道,春上一朵花,夏天一粒果。茅莓的花,有一股似有若无的气味,闻起来挺舒服。花蕾的前端,露出来紫红色,一开放,颜色反而变淡了,花是好看的,只是略微小了点,好在许多小花挤到一起,所以也不显得怎么单调。开了几天,花瓣竟自脱落了,花萼却不愿随花瓣而去,它要留下,保护果实。果实由许多绿色小点点组成,长着长着,小点点变成了小珠珠,长到最后,小珠珠都成了半透明的红玛瑙珠。孩子们都盼着这一天到来。采摘茅莓,最好是清晨,连露水一起把茅莓送到嘴里。什么滋味呢?美美的,却难以表达,最好自己亲自到田野摘一粒尝尝。

茅莓为蔷薇科悬钩子属落叶攀援状小灌木。茎具短毛及倒生皮刺。羽状三出复叶,互生,先端

小叶较大,倒卵形或近圆形,边缘具不规则锯齿。伞房花序,顶生或腋生,花萼5裂,被长绒毛或小刺;花瓣5,玫瑰色至紫红色,倒卵形,花两性。许多小核果集为聚合果,卵球形,成熟后红色。

观察茅莓开花过程,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从花蕾到结果,茅莓的萼片随生长的变化而有张有合:茅莓的花蕾圆锥形,外面一层为浅绿色萼片;当花萼打开时,露出玫瑰色花瓣;花萼完全打开之时,花朵进入盛花期;盛花期的花瓣并完全不打开,还是紧紧包裹着黑色花药的雄蕊,我们看到的,仅为花瓣的背面;花谢后,花萼再度关闭,果实的花萼的保护下逐渐成熟;成熟过程中,花萼亦逐步打开;成熟的聚合果,或被采食,或自动脱落,花萼却依旧留在枝头。先是护花,继而护果,末了护的是人去楼空的家,这样忠心耿耿的花萼,在花花世界中,极为罕见吧。

茅莓全株入药。由夏到秋,割取全株,晒干备用。治感冒、咽喉肿痛、咯血、痢疾、肠炎、肝炎及泌尿系统疾患。鲜叶捣碎后外敷,可治疗湿疹与皮炎。

看客

黄丹丹

此刻,我坐在合肥一家商贸广场的大厅里,像个在剧院里看戏的观众,望着一拨拨从我身边经过的路人。

观察陌生人是件很有趣的事。我让自己闲两个小时,手机静音,什么工作呀、写作呀、家务呀,通通都走开吧,此刻,我只做专心致志的观众。

很多人都边走边看手机,哪怕是手挽手的情侣,也都各用另一只手滑动手机,手机成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交流对象,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人的。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漫画,漫画里的机器人操控了人类,没想到,这个预言实现得如此之快。

大家都戴着口罩。节令已进入惊蛰,天气却又逆转入了倒春寒,人们都穿着厚重的冬衣,这与商场橱窗里鲜丽的春装形成了对比。可惜,那么多美丽的衣服却在专柜里无人问津,如今,服饰的线上销售将线下的实体店销售碾压得厉害。我身上穿的这件橘红色羊毛短大衣,就是几年前在专柜试穿后,转到那个品牌的官网上购买的,不过多等三五天,却节省了近千元。

陆续有好几个年轻的帅哥手拎着某大牌化妆品的礼品袋从我身旁经过。快到三八节了,他们的礼物是送给妈妈的么?如果送女友或太太,应该是一起来选购吧?果然,又走过几对手牵手的情侣,

男生的手里提着精美的购物袋,女孩的怀里支棱着一枝花,那花肯定是商家赠送的,好看的玫瑰或康乃馨,被塑料纸一衬,像假的似的,这份假是工业社会的特质。

也有三五成群的女孩,她们都很年轻,虽然戴着口罩,但也能看出她们精心化了妆,这些与女孩约会的女孩比与男生约会的女孩更精致。女性面对女性时,会自带竞赛心理,天性使然。

我看见两对年轻的夫妻各自带了刚学步的孩子,孩子由一根学步带牵着,在空旷的商场大厅里追着气球——商场里的人气与疫情之前相差甚远。

一直与我同坐一张长椅的女孩,终于打通了电话,她在一个小时我刚坐下时就不停地拨打电话,电话的外音很大——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终于,在她孜孜不倦的拨打下,话筒里传来一个很低沉的男声,女孩边带着哭腔问:“你在哪?”边起身离开。我望着她穿着白色羽绒服的臃肿背影,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痛,为她吗?

我也起身离开。低头拿包时,我看见一双眼睛在口罩上正灼灼地望着我,原来,我也被别人观察着。



花花世界 许金梅 摄

春风花草香

方丽清

人还在枕上,就被鸟鸣声包裹着。从屋后山垆,从林子里,从草间,从窗隙里钻进来。

到堂轩,阳光早就倾泻一地,木门的影子长长的,铺在地上。

鸟鸣,起码有五六种,我熟识的是麻雀和喜鹊的声音,活泼泼的叽叽喳喳和干枯的嘎嘎声;一种婉转的鸟鸣,极干净空灵,又有顿挫的好几个音调,似乎有人坐在山顶吹着竹哨,是经常能听到的,没听过的是“咕、咕、咕”四声一节,停一下,又四节,快而温柔,仿佛呓语,我循着声音沿田埂走到北边的那棵大皂角树下,静下来听,却又没了,仿佛在对面的小山岗上;突然又有一只大鸟扑嗤嗤地拍着大翅膀带得林子一阵响,是一只大野鸡飞过去了。

太阳这样好,先生说,挖荠菜去吧。

我们到屋对面的菜园去寻,大嫂说菠菜大蒜地的荠菜最多。拉开篱笆菜园门,竹门咿咿呀呀地叫着。园门边又倚靠着一抱竹竿,已然旧旧,大概用了几年,是供春来菜地藤菜攀爬之用的吧。

连着几日的晴好后,地气升腾,菜地恢复了生机,菠菜、白菜慢慢地上色,越来越翠,大蒜开始拔高,自然,也是荠菜最好最嫩的时辰。岗上吹过来的风,被太阳晒得软软细细的。

荠菜我不是很认得。小时候上语文课,读到《挖荠菜》,心里很有些迷惑,不知何物,后来慢慢知道就是父亲爱吃的地心菜,家里的饭桌上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它淡淡的香气和略有嚼劲的口感。父亲说,炒荠菜的时候要放油,猪油,逼出鲜味,不然吃起来口感会有些像稻草。荠菜吃得多,却是从没挖过,一来采买方便,冬春季,闲逛菜市场,很多农妇的篮子里都会有卖,和菠菜价格仿佛;二来城市里能挖荠菜的地方少而又少,拎个篮子满世界找好像也不大现实。先生的倡议,猎奇的成分倒是大于吃,就像一个有趣

的游戏。

乡里人家都有菜园子,四时之菜丰富,吃荠菜只是偶然,偶然吃个新鲜。“没有用”,反倒成了它在山野地头间自由生长的优势。

菜园还吸附着朝雾的湿气,叶面反射着阳光,像是镀了银。先生低着头挖,我提着篮子,低着头找。并不太好找。循着模糊的印象,总是迷糊,很多草都和荠菜相似,尤其猫耳朵菜。先生却是驾轻就熟,单棵裹在杂草中的,他也能轻易识得,“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先生喃喃,得意地笑我少了见微知著的能力。在他后面捡拾了一会荠菜,荠菜慢慢浮现,一旦得知了它的存在,它就处处存在,这里也是,那里也是,尤其喜欢粘附在大蒜底下,格外油润。这找寻和得到的快乐,让我像孩子一样,心底有雀跃。

荠菜贴地而生,无被毛,光滑,细叶自下而上呈完全的锯齿型,根系发达,钻在深深的地底下,有着长长的小尾巴一样的根,裹着细细的一圈沙土。贫瘠的地沟里,荠菜底下的叶子会略黄略紫,也窄瘦,菜地里的荠菜因为土地泡松肥沃,宿根肥雪,叶子则更为伸展,颜色上也得绿而莹,浅绿。先生叫我贴着荠菜根,斜铲下去,感觉似有噗的一声。根断了,手腕一抖,一棵棵鲜活活的荠菜蹦出来,捡起来,轻抖一下,丢入篮中。

渐入佳境。

地边桑树最好看,从根部发出万千的枝条,此时落尽了叶子,枝杈节节,虬结有如梅枝,近地面的枝上有苔,苔痕点点,枝底亦有荠菜,躲在枝影里。阳光照在背上,烘烘然,鸟在枝尖,啾啾然,风在竹间,萧萧然。

提着半篮子荠菜回转,掂一掂,细细的沙从篮底漏下来,一篮的菜香土香。晚上吃的是牛肉锅子烫荠菜,满口鲜香,自己挑拣的,尤其是说不出的好。“春日春盘细生菜”,这春天跳到了盘子里,吃春天,要趁早啊。

“三月戴荠花,桃李羞繁华。”三月里,荠菜开出淡淡的小白花,荠菜老了,日子却不老,鲜活活的。